



三毛

集

温柔的夜

三毛精彩作品
五本一网打尽

唯一
合法授权
合法销售
简体版

我的朋友，
我们原来并不相识，而今也不会相逢，
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逢又何必相识。

三毛集

温柔的夜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7-2183

本书经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授权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柔的夜：/ 三毛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02-0891-5

I. 温… II. 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254 号

责任编辑：黄倩

特邀编辑：林妮娜 李昕

丛书策划：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徐蕊

责任印制：吴凤兰

温柔的夜

WENROU DE YE

三毛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70 × 1092 32 开本 9.5 印张 218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2-0891-5/I · 858

定价：2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 1 逍遥七岛游
27 一个陌生人的死
40 大胡子与我
51 这样的人生
62 士为知己者死
73 这种家庭生活
94 卖花女
107 巨人
117 五月花
181 玛黛拉游记
197 温柔的夜
211 永远的马利亚
228 石头记
242 相逢何必曾相识
- 261 书信（加纳利·台湾）
- 293 编后记

逍遥七岛游

在出发去加纳利群岛 (Las Islas Canarias) 旅行之前，无论是遇到了什么人，我总会有意无意地请问一声：“有没有这个群岛的书籍可以借我看看？”几天下来，邮局的老先生借给了我一本，医生的太太又交给我三本，邻居孩子学校里的老师，也送了一些图书馆的来，泥水匠在机场做事的儿子，又给了我两本小的，加上我们自己家里现有的四本，竟然成了一个小书摊。

荷西一再地催促我启程，而我，却埋头在这些书籍里舍不得放下。

这是我过去造成的习惯，每去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一定将它的有关书籍细心地念过，先充分了解了它的情况，再使自己亲身历其境，看看个人的感受是不是跟书上写的相同。

我们去找金苹果

“荷西，听听这一段——远在古代希腊行吟诗人一个城、一个镇去唱吟他们的诗歌时，加纳利群岛已经被他们编在故事里诵了。荷马在他的史诗里，也一再提到过这个终年吹拂着和风，以它神秘的美丽，引诱着航海的水手们投入它的怀抱里去的海

上仙岛——更有古人说，希腊神话中的金苹果，被守着它的六个女侍藏在这些岛屿的一个山洞里——”

当我念着手中的最后一本书时，荷西与我正坐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上，从大加纳利岛向丹纳丽芙岛航去。

“原来荷马时代已经知道这些群岛了，想来是奥德赛里面的一段，你说呢？”我望着远方在云雾围绕中的海上仙岛，叹息地沉醉在那美丽的传说里。

“荷西，你把奥德赛航海的路线讲一讲好不？”我又问着荷西。

“你还是问我特洛伊之战吧，我比较喜欢那个木马屠城的故事。”荷西窘迫地说着，显然他不完全清楚荷马的史诗。

“书上说，岛上藏了女神的金苹果，起码有三四本书都那么说。”

“三毛，你醒醒吧！没看见岛上的摩天楼和大烟囱吗？”

“还是有希望，我们去找金苹果！”我在船上满怀欣喜地说着，而荷西只当我是个神经病人似的笑着不说一句话。

大海中的七颗钻石

这一座座泊在西北非对面，大西洋海中的七个岛屿，一共有七千二百七十三平方公里的面积，一般人都以为，加纳利群岛是西班牙在非洲的属地，其实它只是西国在海外的两个行省而已。

在圣十字的丹纳丽芙省 (Santa Cruz De Tenerife) 里面，包括了拉歌美拉 (La Gomera)，拉芭玛 (La Palma)，伊埃萝 (Hierro) 和丹纳丽芙 (Tenerife) 这四个岛屿。而拉斯巴尔马

省 (Las Palmas) 又划分为三个岛, 它们是富得文都拉 (Fuete-ventura), 兰沙略得 (Lanzarote) 和最最繁华的大加纳利岛, 也就是目前荷西与我定居的地方。

这两个行省合起来, 便叫作加纳利群岛, 国内亦有人译成——金丝雀群岛——因为加纳利和金丝雀是同音同字, 这儿也是金丝雀的原产地, 但是因鸟而得岛名, 或因岛而得鸟名, 现在已经不能考查了。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说来, 加纳利群岛实是非洲大陆的女儿, 它离西班牙最近的港口加底斯 (Cadiz) 也有近一千公里的海程, 可是岛上的居民始终不承认他们是非洲的一部分, 甚而书上也说, 加纳利群岛, 是早已消失了的大西洋洲土地的几个露在海上的山尖。我的加纳利群岛的朋友们, 一再骄傲地认为, 他们是大西洋洲仅存的人类。这并不是十分正确的说法, 腓尼基人、加大黑那人、马约加人在许多年以前已经来过这里, 十一世纪的时候, 阿拉伯人也踏上过这一块土地, 以后的四个世纪, 它成了海盗和征服者的天堂, 无论是荷兰人、法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 都前前后后地征服过这个群岛。

当时加纳利群岛早已居住了一群身材高大、白皮肤、金头发、蓝眼睛的土著, 这一群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模式中的居民, 叫作“湾契”。十四世纪以后, 几次登陆的大战, “湾契”人被杀, 被捉去沦为奴隶的结果, 已经没有什么人存留下来。当最后一个“湾契”的酋长战败投崖而死之后, 欧洲的移民从每一个国家陆续迁来, 他们彼此通婚的结果, 目前已不知自己真正的“根”了。

自从加纳利群岛成为西班牙的领土以来, 几百年的时间, 虽然在风俗和食物上仍跟西国本土有些差异, 而它的语言已经

完全被同化了。

也因为加纳利群岛坐落在欧洲、非洲和美洲航海路线的要道上，它优良的港口已给它带来了不尽的繁荣，我国远洋渔船在大加纳利岛和丹纳丽芙岛都有停泊，想来对于这个地方不会陌生吧！

不知何时开始，它，已经成了大西洋里七颗闪亮的钻石，航海的人，北欧的避冬游客，将这群岛点缀得更加诱人了。

要分别旅行这么多的岛屿，我们的计划便完全删除了飞机这一项，当然，坐飞机，住大旅馆有它便利的地方，可是荷西和我更乐意带了帐篷，开了小车，飘洋过海地去探一探这神话中的仙境。

丹纳丽芙的嘉年华会

在未来这个美丽的绿岛之前，我一直幻想着它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四周环绕着碧蓝无波的海水，中间一座著名的雪山“获伊笛”(Teide)高入云霄，庄严地俯视着它脚下零零落落的村落和田野，岛上的天空是深蓝色的，衬着它终年积雪的山峰……虽然早已知道这是个面积两千零五十八平方公里的大岛，可是我因受了书本的影响，仍然固执地想像它应该是书上形容的样子。

当我们开着小车从大船的肚子里跑上岸来时，突然只见码头边的街道上人潮汹涌，音响鼓笛齐鸣，吵得震天价响，路被堵住了，方向不清，前后都是高楼，高楼的窗口满满地悬挂着人群，真是一片混乱得有如大灾难来临前的景象。荷西开着车，东走被堵，西退被挡，要停下来，警察又挥手狂吹警笛，我们

被这突然的惊吓弄得一时不知置身何处。

我正要伸出手去向路人问路，不料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已经伸了进来，接着一个怪物在窗外向我呜呜怪叫，一面扭动着它黑色毛皮的身躯向我呼呼吹气。

正吓得来不及叫，这个东西竟然嘻嘻轻笑两声，摇摇摆摆地走了，我瘫在位子上不能动弹，看见远去的怪物身形，居然是一只“大金刚”。

奇怪的是，书上早说过，加纳利群岛没有害人的野兽，包括蛇在内，这儿一向都没有的，怎么会有“金刚”公然在街道上出现呢！

“啧！我们赶上了这儿的嘉年华会，自己还糊里糊涂地不知道。”荷西一拍方向盘，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啊！我们下去看。”我兴奋得叫了起来，推开车门就要往街上跑。

“不要急，今天是星期五，一直到下星期二他们都要庆祝的。”荷西说。

丹纳丽芙虽然是一个小地方，可是它是西班牙唯一盛大庆祝嘉年华会的一个省份。满城的居民几乎倾巢而出，有的公司行号和学校更是团体化装，在那几日的时间内，满街的人到了黄昏就披挂打扮好了他们选定的化装样式上阵，大街小巷地走着，更有数不清的乐队开道，令人眼花撩乱，目不暇给。

也许丹纳丽芙的居民，本身就带着狂欢的血液和热情，满街但见奇装异服的人潮，有十八世纪宫廷打扮的，有穿各国不同服装的，有士兵，有小丑，有怪物，有海盗，有工人，有自由女神、林肯、黑奴，有印地安人，有西部牛仔，有着中国功夫装的人，有马戏班，有女妖，有大男人坐婴儿车，有女人扮

男人，有男人扮女人，更有大群半裸活生生的美女唱着森巴，敲着鼓，在人群里载歌载舞而来。

街旁放满了贩卖化装用品的小摊子，空气中浮着气球、糖渍的苹果、面具，挤得满满地在做生意。

荷西选了一顶玫瑰红的俗艳假发，叫我戴上，他自己是不来这一套的，我照着大玻璃，看见头上突然开出这么一大蓬红色卷发来，真是吓了一跳，戴着它成了“红头疯子”，在街上东张西望想找小孩子来吓一吓。

其实是吓不到的，任何一个小孩子的装扮都比我可怕，七八岁的小家伙，穿着黑西装，披个大黑披风，脸抹得灰青灰青，一张口，两只长长的獠牙，拿着手杖向我咻咻逼来，分明是电影上的“化身博士”。

我虽然很快地就厌了这些奇形怪状的路人，可是每到夜间上街，那群男扮女装的东西仍然恶作剧地跟我直抢荷西，抢个不休，而女扮男装的家伙们，又跟荷西没完没了，要抢他身边的红头发太太，我们大嚷大叫，警察只是眯着眼睛笑，视为当然的娱乐。

路边有个小孩子看见了我，拉住妈妈的衣襟大叫：“妈妈，你看这里有一个红发中国人！”

我蹲下去，用奇怪的声音对她说：“小东西，看清楚，我不过是戴了一张东方面具而已！”

她真的伸手来摸摸我的脸，四周的人笑得人仰马翻，荷西惊奇地望着我说：“你什么时候突然幽默起来了，以前别人指指点点叫你中国人，你总是嫌他们无礼的啊！”

花车游行的高潮，是嘉年华会的最后一天，一波一波的人潮挤满了两边的马路，交通完全管制了，电视台架了高台子，黄

昏时分，第一支穿格子衣服打扮成小丑乐队的去年得奖团体，开始奏着音乐出发了，他们的身后跟着无尽的化装长龙。

荷西和我挤在人群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丑的帽子在我们眼前慢慢地飘过，没过一会儿，荷西蹲下来，叫我跨坐到他肩上去，他牢牢地捉住我的小腿，我抓紧他的头发，在人潮里居高临下，不放过每一个人的表情和化装。几乎每隔几队跳着舞走过的人，就又有有一个鼓笛队接着，音乐决不冷场，群众时而鼓掌，时而大笑，时而惊呼，看的人和舞的人打成一片，只这欢乐年年的气氛已够让人沉醉，我不要做一个向隅的旁观者，坐在荷西的肩上，我也一样忘情地给游行的人叫着好、打着气。

一个单人出场的小丑，孤零零地走在大路中间，而他，只简单地用半个红乒乓球装了一个假鼻子，身上一件大灰西装，过短的黑长裤，两只大鞋梯梯突突地拉着走，惨白的脸上细细地涂了一个薄红嘴唇，淡淡的倒八字眉忧愁地挂在那儿，那气氛和落寞的表情，完完全全描绘出一个小丑下台后的悲凉，简直是毕加索画中走下来的人物那么地震撼着我。我用力打着荷西的头叫他看，又说：“这一个比谁都扮得好，该得第一名。”而群众却没有给他掌声，因为美丽的嘉年华会小姐红红绿绿的花车已经开到了。

我们整整在街上站到天黑，游行的队伍却仍然不散，街上的人，恨不能将他们的热情化作火焰来燃烧自己的那份狂热，令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作为一个担负着五千年苦难伤痕的中国人，看见另外一个民族，这样懂得享受他们热爱的生命，这样坦诚地开放着他们的心灵，在欢乐的时候，着彩衣，唱高歌，手舞之，足蹈之，不觉羞耻，无视人群，在我的解释里，这不

是幼稚，这是赤子之心。我以前，总将人性的光辉，视为人对于大苦难无尽的忍耐和牺牲，而今，在欢乐里，我一样地看见了人性另一面动人而瑰丽的色彩，为什么无休无尽的工作才被叫作“有意义”，难道适时的休闲和享乐不是人生另外极重要的一面吗？

口哨之岛拉歌美拉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经有好一阵因为不会吹口哨而失望苦恼，甚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到如今，我还是一个不会吹口哨的人。

许久以前，还在撒哈拉生活的时候，就听朋友们说起，拉歌美拉岛上的人不但会说话，还有他们自己特别的口哨传音法。也许这一个面积三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小岛，大部分是山峦的结果，居民和居民之间散住得极远，彼此对着深谷无法叫喊，所以口哨就被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更有一本书上说，早年的海盗来到拉歌美拉岛，他们将岛上的白皮肤土著的舌头割了下来，要贩去欧洲做奴隶。许多无舌的土著在被贩之前逃入深山去，他们失去了舌头，不能说话，便发明了口哨的语言。（我想书上说的可能不正确，因为吹口哨舌头也是要卷动的，因为我自己不会吹，所以无法确定。）

渡轮从丹纳丽芙到拉歌美拉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只计划在这里停留一天便回丹纳丽芙去，所以车子就放在码头上，两手空空地坐船过来了。

寂寥的拉歌美拉码头只有我们这条渡船泊着，十几个跟着旅行团来的游客，上了大巴士走了，两辆破旧的吉普车等着出

租，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们围着船看热闹。

我们问明了方向，便冒着太阳匆匆地往公共汽车站大步走去。站上的人说，车子只有两班入山，一班已开出了，另外一班下午开，如果我们要搭，势必是赶不上船开的时间回来，总之是没有法子入山了。

这个沿着海港建筑的小镇，可说一无市面，三四条街两层楼的房子组成了一个落寞的，被称为城市的小镇，这儿看不见什么商店，没有餐馆，没有超级市场，也没有欣欣向荣的气息。才早晨十点多，街上已是空无人迹，偶尔几辆汽车开过阳光静照耀着的水泥地广场。碎石满布的小海湾里，有几条搁在岸上的破渔船，灰色的墙上被人涂了大大的黑字——**我们要电影院，我们是被遗忘了的一群吗？**——看惯了政治性的涂墙口号，突然在这个地方看见年轻人只为了要一座电影院在呐喊，使我心里无由地有些悲凉。

拉歌美拉在七个岛屿里，的确是被人遗忘了，每年近两百万欧洲游客避冬的乐园，竟没有伸展到它这儿来，岛上过去住着一万九千多的居民，可是这七八年来，能走的都走了，对岸旅馆林立的丹纳丽芙吸走了所有想找工作的年轻人，而它，竟是一年比一年衰退下去。

荷西与我在热炽的街道上走着，三条街很快地走完了，我们看见一家兼卖冷饮的杂货店，便进去跟老板说话。

老板说：“山顶上有一个国家旅馆，你们可以去参观。”

我们笑了起来，我们不要看旅馆。

“还有一个老教堂，就在街上。”老板几乎带着几分抱歉的神情对我们说。

这个一无所有的市镇，也许只有宗教是他们真正精神寄托

的所在了。

我们找到了教堂，轻轻地推开木门，极黯淡的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照耀着一座静静的圣堂，几支白蜡烛点燃在无人的祭坛前。

我们轻轻地坐在长椅上，拿出带来的三明治，大吃起来。

我边吃东西边在幽暗的教堂里晃来晃去，石砌的地下，居然发现一个十八世纪时代葬在此地的一个船长太太的墓，这个欧洲女子为什么会葬在这个无名的小岛上？她的一生又是如何度过？而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年之后，蹲在她棺木的上面，默想着不识的她？在我的解释里，这都是缘分，命运的神秘，竟是如此地使我不解而迷惑。

当我在破旧的风琴上，弹起歌曲来时，祭坛后面的小门悄悄地开了，一个中年神父搓着手，带着笑容走出来。真是奇怪，神父们都有搓手的习惯，连这个岛上的神父也不例外。

“欢迎，欢迎，听见音乐，知道有客人来了。”

我们分别与他握手，他马上问有什么可以替我们服务的的地方。

“神父，请给一点水喝好吗？我渴得都想喝圣水了。”我连忙请求他。

喝完了一大瓶水，我们坐下来与神父谈话。

“我们是来听口哨的，没有车入山，不知怎么才好。”我又说。

“要听口哨在山区里还是方便，你们不入山，那么黄昏时去广场上找，中年人吹得比青年人好，大家都会吹的。”

我们再三地谢了神父后出来，看见他那渴望与我们交谈的神情，又一度使我黯然。神父，在这儿亦是寂寞的。

坐在广场上拖时间，面对着这个没有个性，没有特色的市镇，我不知不觉地枕在荷西的膝上睡着了。醒来已是四点多钟，街上人亦多了起来。

我们起身再去附近的街道上走着，无意间看见一家小店内挂着两个木做的Castanuela，这是西班牙人跳舞时夹在掌心中，用来拍击出声音来的一种响板，只是挂着的那一副特别的大，别处都没见过的，我马上拉了荷西进店去问价钱，店内一个六十多岁的黑衣老妇人将它拿了出来，说：“五百块。”我一细看，原来是机器做的，也不怎么好看，价格未免太高，所以就不想要了，没想到那个老妇人双手一举，两副板子神奇地滑落在她掌心，她打着节拍，就在柜台后面唱着歌跳起舞来。

我连忙阻止她，对她说：“谢谢！我们不买。”

这人也不停下来，她就跟着歌调向我唱着：“不要也没关系啊，我来跳舞给你看啊！”

我一看她不要钱，连忙把柜台的板一拉，做手势叫她出店来跳，这老妇人真是不得了，她马上一面唱一面跳地出来了，大方地站在店门口单人舞，细听她唱的歌词，不是这个人来了，就是那个人也来了，好像是唱一个庆典，每一句都是押韵的，煞是好听。

等她唱完了，我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再问她：“老太太，你唱的是人啊？”

她骄傲地回答：“唱我一个堂兄的葬礼，我自己作的诗，自己编来唱。”

一听是她自己作的，我更加感兴趣，请她再跳下去。

“舞不跳了，现在要吟诗给你们听。”她自说自话地也坐在我们坐的台阶上，用她沙哑的声音，一首一首的诗歌被她半唱

半吟地诵了出来。诗都是押韵的，内容很多，有婚嫁，有收成，有死亡，有离别，有争吵，有谈情，还有一首讲的是女孩子绣花的事。

我呆呆地听着，忘了时间忘了空间，不知身在何处，但见老女人口中的故事在眼前一个一个地飘过。她的声音极为优美苍凉，加上是吟她自己作的诗，更显得真情流露，一派民间风味。

等到老女人念完了要回店去，我才醒了过来，赶紧问她：“老太太，你这么好听的诗有没有写下来？”

她笑着摇摇头，大声说：“不会写字，怎么抄下来？我都记在自己脑子里啦！”

我怅然若失地望着她的背影，这个人有一天会死去，而她的诗歌便要失传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问题是，又有几个人像我们一样地重视她的才华呢？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吧！

走回到广场上，许多年轻人正在互掷白粉，撒得全头全身都是雪白的，问起他们，才知道这儿的嘉年华会的风俗不是化妆游行，而是撒白粉，荷西与我是外地来的人，他们很害羞，不敢撒我们。

“荷西，去找人来吹口哨。”我用手肘把荷西顶到人群里去。

“唉——”荷西为难地不肯上前。

“你怕羞我来讲。”我大步往孩子们前面走去。

“要听口哨？我们吹不好，叫那边坐着的老人来吹。”孩子们热心地围着我，有一个自动地跑去拉了两个五十多岁根本不老的人来。

“真对不起，麻烦你们了。”我低声下气地道歉着，这两个

中年人极为骄傲地笑开了脸，一个走得老远，做出预备好了的姿势。

这边一个马上问我：“你要我说什么？”

“说——坐下去——”我马上说。

在我身边的那人两手握嘴，悠扬的口哨如金丝雀歌唱一样，传到广场对面去，那另一个中年人听了，笑了，慢慢坐了下去。

“现在，请吹——站起来——”我又说。

口哨换了调子，那对面的人就站了起来。

“现在请再吹——跳舞——”

那边的人听了这如鸟鸣似的语言，真的做了一个舞蹈的动作。

荷西和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情景真是惊异得不敢相信，我更是乐得几乎怔了，接着才跺脚大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个梦境，梦里的人都用鸟声在说话。我笑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彼此快速地用口哨交谈着，最后我对那个身边的中年人说：“请把他吹到咖啡馆去，我们请喝一杯红酒。”

这边的人很愉快地吹了我的口讯，奇怪的是，听得懂口哨的大孩子们也叫了起来：“也请我们，拜托，也请我们。”

于是，大家往小冷饮店跑去。

在冷饮店的柜台边，这些人告诉我们：“过去哪有谁说话，大家都是老远吹来吹去地聊天，后来来了外地的警察，他们听不懂我们在吹什么，就硬不许我们再吹。”

“你们一定做过取巧的事情，才会不许你们吹了。”我说。

他们听了哈哈大笑，又说：“当然啦，警察到山里去捉犯人，还在走呢，别人早已空谷传音去报信了，无论他怎么赶，犯人